

主题书坊

藏书票的方寸天地与传播历史

不论东方还是西方，读书人的爱书之心，大抵是“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”的。差异在具体的爱书方式上：东方人习惯在书上钤一方藏书章，西方人则喜欢在书中贴一枚藏书票。藏书票多用的是中国传统的篆刻印章艺术，藏书票则以版画作为媒介——形式、图像、技法多样。故而，藏书票除标志图书的归属以外，还可以与图书分离，成为一种独立存在的大众艺术品。

通常，藏书票会贴在图书的封面、封底或扉页的标题下。英国藏书家威廉·约翰·哈代在《藏书票史话》一书中，介绍了罕见的例子，即将藏书票附于书中，将其贴在距标题页右侧四分之一英寸处。这样藏书票可以折进去，正面朝上。如此看来，藏书票可以起到书籍的艺术装饰作用。无怪乎有藏书家如是形容书与藏书票的关系：“书籍可喻为一间居室，环衬便相当于四壁。若将环衬的设计喻之为壁纸的选用，那么藏书票便是粘贴于壁间的横幅。最大的差异仅在于，横幅上是书家的署名而藏书票上是书籍拥有者的姓名，要点在于常常是其姓名的缩略。横幅乃一居室之魂，藏书票从装饰的角度讲则是书籍的点睛。没有藏书票的书籍给人以寂然之感。”

哈代认为，藏书票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，而早期印制的藏书票肯定是德国版。原因无他，藏书票是随着印刷技术在欧洲的出现而产生的。在欧洲首次使用铅活字印刷技术的古腾堡，便是德国人。当时印刷的图书相当稀有，只有富有的贵族和修道院的僧侣才可能享用。图书的稀有性大大刺激了读书人的占有欲，有人借了别人的图书不思归还，于是图书的主人开始在沿用诸如烙印、手绘纹章等标记方法以外，开始用一种富有装饰性的小纸片，贴在书的封里或者扉页上来表明图书的归属，提醒借书人及时、完好地将书还给主人。

目前发现最早的藏书票，名叫“刺猬”，采用的是木刻版画的方式，后人推算它大约制作于1450年。藏书票画面上有一只刺猬脚踏折断的花草，口中衔着一朵野花，飘动的缎带上有一行德文，意谓“慎防刺猬随时一吻”。它幽默地警告别人，本书已有主人，没有经过同意，请勿私自接触。

藏书票从15世纪诞生以来就和版画结下了不解之缘。这是因为藏书票用量较大，而可以拓印多份的版画正好可以满足这一需要。因此，藏书票的发展和西方现代版画艺术的发展密切相关：15世纪的木版、16世纪的铜版、18世纪后半叶的木口木刻，都成为制作藏书票的主要媒介。至于藏书票的图案，除了展现爱书人个性、趣味和见解外，西方的神话、宗教、文字、典故、文学、艺术、音乐、历史、地理、政治、军事、纹章、自然、生物、民俗、建筑、人体等，都在方寸之间有生动、细腻、别致的表现。

由此可见，一部藏书票演变史，其实也是独特又形象的微型西方文化

发展史，这也就是藏书票虽为“小众艺术”，却很值得欣赏、把玩和研究的原因。

早期的欧洲藏书票，德、英、法三分天下，英国藏书票在三国中占据重要地位。而后大约在17世纪中叶，藏书票随英国和荷兰殖民者流入美洲，立即在美洲风行一时。到了17世纪末的彼得大帝时期，沙皇的重臣和贵族也开始使用藏书票。再往后，藏书票便不胫而走，传遍了欧美各国，19世纪中叶开始传到东亚的日本和中国。

日本近代散文家、美术家、藏书票艺术家斋藤昌三著述的《藏书票史话》，展示了日本明治维新以后，藏书票随西方文化东渐的过程，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留下了一个注脚。据斋藤昌三在此书中考证，早在明治初年（1868年），藏书票就已流传到日本。明治五年（1872年）日本出现第一张纯西洋风格铜版蚀雕藏书票，到了明治三十三年（1900年）十月，诗刊《明星》创刊号上发表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藏书票的文字。从此以后，藏书票在日本文坛和藏书界得到认同和广泛使用；夏目漱石等文学大家都成了藏书票爱好者；桥口五叶等著名画家也都成了藏书票作者。有趣的是，从西方漂洋过海的藏书票，很快与日本传统艺术如浮世绘版画等相融合，“开辟了一个纯然和西洋异趣的独特的东洋风格”；起初以“富士山”“樱花”等国家象征为题，或以“龟鹤”“松鹤”等人题以示长寿。随着藏书票的繁荣发展，艺术家们善于从民间玩具、木雕、陶瓷、建筑艺术以及天真烂漫的儿童画中吸取造型、构图、色彩、线条等方面的元素，从而形成简洁、单纯、夸张、活泼、多样、有趣的民族特色。从技法而言，日本藏书票以多套色木印木版为主，铜版、孔版、石版等技法也得到了运用，东方和西方风格的作品韵味各异，因而日本发展成为国际藏书票创作和活动的重地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提倡和推广藏书票最力者还是斋藤昌三，这部集欧美和日本早期藏书票之大成的《藏书票史话》就是一个明证。

西方藏书票进入中国的路径，大致有二。据知名藏书票艺术家、收藏家黄务昌先生所著《蝶恋书香——中外藏书票撷英》一书，藏书票一是由西方直接传入，这一途径在藏书票产生以后的中外文化交流开始时段就有可能存在；二是由日本传入。他认为，国人真正认识藏书票，应该是在20世纪初和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前夕。一方面，随着西方文化的大量引进，洋教授和传教士们携来大批西方图书，藏书票也相伴而来，并引起当代新文化人的关注；另一方面，这时期中国开始引入西式学堂，西方人也开始在中国办大学，大学图书馆的建立，让西方图书馆的管理模式得以引进，藏书票的使用得以体现在图书馆藏书。当时的北平大学、燕京大学、北平大学、圣约翰大学等大学图书馆，都在使用藏书票。迄今为止，发现最早的“北



洋大学堂图书馆”藏书票，藏书票上编目时间为1910年。应该说，“北平大学堂图书馆”藏书票是迄今发现的、有明确纪年的中国藏书票艺术。

据黄务昌研究，中国的藏书票多以意象创作为主体，借景生情，含蓄而富有诗意。票面构图形式不拘，或面或线造型，大刀阔斧，画面洗练，富有写意的简洁之美；技艺上除采用多套色木版以外，还有黑白木刻、石版、丝网版、铜版、塑料版等等。创意内容包罗万象，有风景、花草、动物、飞禽、典故、事物、人物、人体等等。有的以粗犷奔放见长，有的以精细秀美取胜，有的以质朴古拙著称。很多藏书票撷取我国民间的剪纸、皮影、面塑、蜡染、刺绣等作品的精华，富有中国艺术情趣。还有不少作品借鉴中国传统的书法、篆刻艺术，巧妙地糅进现代意识，使之散发出强烈的时代气息，折射出我国的民族意识与审美观念。

贵阳日报融媒体中心记者 郑文丰 文 / 图

·新作推介

《仪仗兵》： 为共和国仪仗部队画像

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，祀有执鬯，戎有受脤，神之大事也。”这是《左传》对祭祀和军队对于国家重要性的清晰表述。能把祀和戎这两件“国之大事”集于一身的群体，首推仪仗部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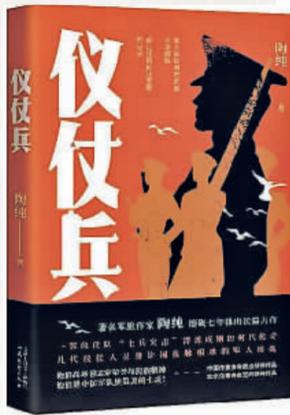
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，自1953年正式组建后的70余年里，已数千次向亿万中国人、向全世界各国政要，展示中国礼仪之邦形象。但文学对于仪仗兵的书写和刻画，十分匮乏。军旅作家陶纯创作的长篇小说《仪仗兵》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、山东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）的问世，弥补了这一缺憾。

《仪仗兵》的出版，让承担着国家门面、军队名片重任，获得过无数荣誉的英雄部队，从此有了一部全景式、多方位、追踪式的文学记录。通过这部纪实风格鲜明的长篇小说，三军仪仗队的光荣历史，得以脉络清晰、层次分明、详略得当地呈现。读过此书，再看到仪仗兵在国内国外重大节点、重要舞台的精彩亮相，观众不但能欣赏到他们的飒爽英姿，更能知晓

他们日复一日训练的艰辛和汗水。

《仪仗兵》是一部共和国仪仗部队的雄奇史诗，同时也是基于作者独立思考，创作出的厚重大气、风格独特的长篇小说。小说以1997年香港回归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惊艳亮相香江、震撼世界破题，以仪仗队开始准备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收束，中间浓墨重彩书写了两代仪仗兵为完成这20多年间重大仪仗任务所付出的巨大努力，在结构上呈现出结实的史诗品质。小说写出了仪仗部队的人物群像，更重要的是用全书一半以上篇幅，成功塑造了卢天祥、李振杰两个不同时期仪仗队擎旗手的丰满形象。特别是李振杰，其人物成长历程完备，性格特征鲜明，人生际遇丰沛，可算是中国当代军事文学人物画廊中的一个新形象。

在创作这部小说前，陶纯与仪仗兵同吃同住，这让他获取了大量独属于仪仗兵的人生故事。同时，陶纯这个从齐鲁大地走出、农家子弟出身的老兵，又用纯熟的创作技巧，



对小说主要人物的人生故事进行了典型化处理。这两方面的努力，让《仪仗兵》里的故事情节，紧贴中国历史现实，颇具中国味道。陶纯从事军旅文学创作已有近40年，作品素以细节见长。《仪仗兵》中，精彩的细节随处可见，读来真有大珠小珠落玉盘般的感受。

陶纯在《仪仗兵》后记里这样说，三军仪仗队堪称解放军这部厚重历史大书的美轮美奂的“在这张扉页上镌刻着共和国的风采和中华民族的尊严。”如果想要了解他们，请读读这部《仪仗兵》。

柳建伟

《大自然治好了我的抑郁症》：

大自然是最好的心理医生

天才建筑家安东尼·高迪有句名言：“所有的答案都在大自然中。”对患抑郁症已经25年的博物学家艾玛·米切尔而言，大自然就是最好的心理医生，如果每天能在花草和树木间散步，可以起到和服药、谈话疗法一样的效果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开始出现和普及一种名叫“森林浴”的精神疗法，即让人在树林或森林中待着，让身心沐浴在自然氛围里。一些针对性的研究发现，在大自然中散步，对身体许多系统都会直接产生积极影响。研究显示，在大自然中，特别是在树林中待过的受试者，血压会降低，压力激素皮质醇水平会下降，焦虑得到缓解，脉搏速度放慢。当人们在森林中度过一段时间后，身体中的交感神经系统活动水平会下降，针对压力的反击或逃跑反应也会消失。

英国作家艾玛·米切尔所著《大自然治好了我的抑郁症》所写的，是作者一整年时间里在户外探索时看到的一切，既有痛苦难熬的日子里的散步，也有万事顺利、阳光明

媚、鸟语花香的日子里的探索。身处广袤的大自然中，把目光投向树桩上或草丛中那些错综复杂的微观世界，极大地影响了作者的精神状态。正如作者所描述的：“散步时，我的大脑会进入一种专注状态。我专心致志地收集植物标本、空蜗牛壳、莓果和穗头，感觉自己徜徉在细节之中，深深沉浸在周遭环境里。我强烈地觉得，这来源于一种古老的寻觅本能，它能够分散和消除焦虑，让人在散步时专注于当下。我把它当作一种野外瑜伽。”在书中，她描绘的物种都比较常见，很多都可以在城市公园里找到，如在宝石般绚丽的满地秋叶中发现新飘出来的柳絮，或是在麦茬边发觉一只雀鹰掠过……这些都很好的心灵慰藉。

当然，作者也特别强调，无论如何也不会建议用这种方式来代替医学上专业的抑郁症治疗，“我仍需要依靠抗抑郁药和谈话疗法来防止病情恶化”。只是抑郁症与程度与季节、日常压力水平等很多因素有关，当发现抗抑郁药和相关治疗所提

供的基础疗效不足以阻止她陷入消极时，散步于欧椴树和山楂树之间，可以降低皮质醇水平，引起神经递质变化，这种方式可以有效抵御抑郁。即使是在感觉良好的日子里，每周散步几次也似乎有累积效应，可以使情绪低落时病情不那么严重。

贵阳日报融媒体中心记者 郑文丰 文 / 图



文明贵阳
WENMING GUIYANG

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
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
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

文明健康 绿色环保

公共场所不吸烟

咳嗽 喷嚏 掩口鼻

吸烟有害健康

贵阳市精神文明办 贵阳市爱卫办 宣